



## ■ 随笔

Z

## 新立河随想

○ 刘福英

退休赋闲之后,我每周都会抽时间去新立河散步。徜徉在风光旖旎的美丽河畔,总是思绪纷飞、感慨万千。

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那时的新立河还不能被称为“河”,只是那个时期人工挖掘的一条排水干渠,两岸杂树疯长、野草丛生、坑洼遍布。渠内不见清波流淌,触目满是浅坑积水、污浊不堪。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原来的沟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摇身一变成了滨州市风景带,像一条翠绿色玉链,逶迤几公里,横穿整个城区,为城市涂抹上清新靓丽的色彩。它像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在晨光熹微中翩翩起舞,在灿烂夕阳下婉转歌唱;它像作家、画家笔下的童话世界,吸引着市民汇聚于此,穿行其间,流连忘返。

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会和朋友们结伴穿过树林,到新立河去看清波荡漾的水面,某一天发现浓阴蔽日的林子里竟然被人踩出了一条曲折蜿蜒的小路,细问后才知道,这是山东航空学院年轻教师们经常穿过树林步行上班而踏出的“野径”。后来,我发现有些爱好运动的市民也时常光顾这条隐蔽的小道,让它越来越坚实、亮堂。“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的确是真理。没有名的小道走的人越来越多,渐渐有了名气,人们爱上了这里的清新、幽深和静谧。

现在回想起来,新立河市民健康体检公园的建设工程是分段进行的,先是整治改造了南起黄河五路北至黄河八路的新立河两岸。那段时间,我和其他人一样没察觉这里有什么变化,没有机器轰鸣,没有人声沸腾,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后来才知道,建设者们没有移入什么名贵树木,没有建造高大上的雕塑、假山,而是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普通林木,利用林间的起伏土丘修造、硬化了幽远曲折、纵横交错的林间小路,铺就了一片又一片翠绿的草坪。后来,新立河岸边建起了平坦的人行步道,过去杂乱无章的枯木衰枝得到了“艺术化”修剪,一个崭新的公园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滨州市人的日常生活。

可令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这普通的、朴素的、没有丝毫雕琢粉饰之气的新的立河公园,竟然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市民涌进公园,漫步着,畅游着,欢笑着,久久不愿离去,新立河公园迅速成为滨州市游玩休闲的首选之地,成为人气爆棚的精神乐园。城市四面八方的人们,甚至各县区的群众也纷纷慕名而来,丈量着树林中的小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坐一坐鲜绿而柔软的草坪,有人眷恋这个公园,一有时间就来走上几圈,感受不一样的惬意生活。再后来,政府实施新立河拓展工程,按照一期工程的模式向南向北扩展延伸,疏浚河道,改造桥梁,铺设步道,整修树木,增设文化娱乐设施,一个位于新立河两岸、连绵相接十几公里的大型森林式公园就这样打造成功,为滨州市这个新兴城市增添了新的风景。

这么多年过去了,新立河公园一直在慢慢成长,像一个当年稍显稚嫩的小姑娘长成了亭亭玉立、风华卓然的大美女,更加生机勃勃、充满魅力,吸引来全城的市民和更多的来客,真正成了“城市会客厅”。每个清晨,城市还未醒来,许多市民组成的“健步走团队”就已经进入林间,

在激越铿锵的音乐声中大步疾行;当曙光照亮天际,大量的人流开始涌入这里,小路上挤满了跑步健身者,树林里不时传出京剧、吕剧、歌曲或高亢或婉转的声调,空地上满是一组又一组舞剑、太极、踢毽、跳舞的团队。早饭时间过后,新立河公园迎来真正的高光时刻,人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带上小桌、马扎、午餐,陆续进入新立河公园林间空地,开始一天的休闲生活。为进一步改善娱乐环境,园区工作人员在较大空地上硬化了地面,安放了石桌、石凳,建起了凉亭,还增设了乒乓球台、篮球架、舞池等文体设施,形成公园内小具规模的文化体育活动区,从上午一直到傍晚,新立河公园总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

我经常去新立河公园,感觉它最大的魅力在于逶迤数十里葳蕤茂盛的林带和清澈静谧的河水。那些相聚相依几十年以上的树木,像是亲密无间、携手成长、共存共荣的大家族,坚强而快乐地生活在新立河两岸。树林里没有什么奇异名贵的树种,大多是北方土地上常见的杨树、槐树、柳树、松树、榆树……它们有的虬枝张扬、造型奇特,有的挺拔伟岸、直插云天,有的树冠发达、低处扩展,有的斜卧、萌态怡人,千万株形态各异的树木组成了壮观的森林矩阵,在新立河两岸延伸开来,林子窄处数十米,宽处百余米,横贯整个西区,成为宝贵的环保屏障。林下大多空地上仍保留着自然原始的植被,青草惬意地生长,各种野花争奇斗艳,为宁静的树林增添了不少情趣。

狭长茂盛的林带也是小动物们的乐园。不论春夏秋冬,林子里到处都

是鸟儿们在跳跃、追逐、飞翔、鸣叫,时间久了,小鸟也明白了游人喜欢和善待它们,不再惊惧躲避,三五成群地围着人们嬉闹,有胆子大的还会飞到人的前面,眨巴着眼睛和人对视。夏天时,林子里的蝉非常多,每到夜晚,林间会变得异常热闹,到处闪烁着手电的光柱,无数人进入树林,搜寻破土而出的金蝉,直到凌晨,还有不少人仍在林子中穿行。

在这景区中心的,当然是那条安静的新的立河。比起两侧树林的自然简朴,人们对这条河格外青睐,近年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精心改造。河道清淤取直,两岸条石垒砌,增设了花岗岩料且造型美丽的栏杆;岸边铺设了弹力十足的红色步行道和造型各异的岸灯;过去曾向河中排放污水的管道也都被坚决地关闭、拆除;沿河新建了好几座桥梁,桥上布设了美丽的灯饰,桥上孔洞壁上绘制了孩子们喜欢的流行卡通画。漫步在新立河岸边,清清的河水安静地流淌,蓝天白云和岸边垂柳倒映在水面上,空气里充满了树木花草的香甜气息,清风徐来,鸟鸣呢喃,心里立刻注满快乐和畅、熏然沉醉的暖流。

曾经几次和朋友们探讨过,广大市民们为何特别钟情于新的立河公园呢?我想了很久,可能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简朴契合了滨州市人的崇尚淳朴、追求自然的性格;正是因为这片纯正北方风格的森林,氤氲着与滨州市人心意相通的磁场和灵气;正是因为那条宁静清澈的小河,蕴含着滨州市人祖祖辈辈的乡愁和对这方黄土地的眷恋。

## 一个季节的来临

○ 李荣舜

那时正值立冬时节,天气渐凉,蓦然感觉喧嚣热烈的天空与大地寥寥空旷了许多,天空鲜有飞鸟的踪迹,路边杨柳偌大的树冠变得枝叶稀疏,失去了昔日的绿意葱茏。国槐、三角枫以及一些不胜寒意的树木也纷纷卸下了“满身披挂”,落叶缤纷构成一幅冬日新图画。

忽小忽大、忽弱忽强的阵阵寒风仿佛成了主角,在风的催动下,地面上片片落叶簇拥成团,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飘忽不定,似乎有所眷恋不肯离去。偶有一群麻雀聒噪几声,又迅疾冲向地面,急切地寻觅食物。就连放学归来的孩童,在瑟瑟冷风下也放弃了玩耍嬉闹,早早回到家中,种种景象让人感觉冬天是真的近在眼前了。

倘若你仔细观察路边的草地就会发现,虽然大部分花草已经枯败,但麦冬草、三叶草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草仍倔强地挺立着叶茎,在寒风中摇曳,泛着浓浓绿意,而我所在小区内的月季花,还在迎风怒放呢。它们的生命如此顽强,这是它们在千万年进化过程中练就的过硬本领,它们把密密的根深深扎入大地,汲取营养,具有了极强的适应能力,面向严寒展示着昂扬的活力与蓬勃的生机。

我联想到了大千世界中那些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想当年,在农村老家,中秋刚过,一些老农就已经黑棉袄裹身,双手揣进袖筒,倚在院落外靠北的土墙看月亮,晒着太阳聊天拉呱。他们说着家长里短,也说着当年收成、明年活计,为衣食冷暖合计着。谁能想到,这些场景也早已是“老黄历”啦,现在的农村哪里还有老农“晒太阳”?农村公益岗、保洁员、网格员,家门口的“社区微工厂”,一条条就业渠道、一个个就业岗位,成了农村闲置劳动力的最佳选择。

我到城市生活后,早起晨练时也更为关注那些为了生计而忙碌奔波的人们,看着那些未及天亮顶着晨霜,骑着摩托车电动车,裹着军大衣,急匆匆穿行在城市大马路上的人们,看到川流不息行驶在公路上的那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我不禁想到,一切朝着既定目标前行的人,心中一定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追求,一定是心存对命运的希冀与期望。

四季轮回,是大自然的规律。古代文人喜春、爱夏、悲秋、怜冬,但人总是在希望中生活的。一个季节的来临,何尝不是为下一个季节铺垫呢?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所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 ■ 诗歌

一棵树  
(外一首)

○ 付希平

脱下四季轮换的外衣  
赤裸裸的身躯,显露出  
根根肋骨、斑斑疤痕,上面  
镌刻着风雨雷电的印记  
还有日月星辰划出的年轮  
它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装扮自己  
就像人在舞台上演戏  
或许这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寒风凛冽的冬天里,它换下戏服  
回望自己一年的经历  
年复一年,斗转星移,大树  
衣服已不再光鲜,枝干变得枯败  
也许,若干年后  
当身上积攒了足够多的伤痕  
划尽了与命运约定的年轮  
凋零枯萎的它,会在一言难尽中  
慢慢消逝,或者重生

## 一片树叶

一片树叶落在掌心,我仔细端详  
橙黄,是季节赋予它的颜色  
纹理是它的生命密码。我还知道  
每一片树叶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一点与人相同,与雪花相同  
与许多事物都相同。它经历四季  
选择在最美丽的时节  
飘落,这与人不同  
与雪花不同,与许多事物也不同

人若是这样,那又该如何是好  
我注定要听从命运的安排  
在最不堪的状态下,终结一生  
这是我与大自然的约定  
也是一种幸运,只希望这种状态  
不要持续太久,因为我不想  
让热烈的一生触碰到时间的微凉  
即使在暴风雪中,我也要  
高举火把,热情讲好光阴的故事

## 日暮怀乡

○ 简素

穿过这个村子的街巷  
恍惚中,看到老旧墙面上  
渲染了经年累月的屋漏  
此刻如同灰白的泪痕

在老街巷里,我仍然能闻到  
一种柴米油盐的亲切之味  
从或开或闭的门窗里  
慢慢飘散出来,去了很远

忽然想起,童年的父亲  
也曾在这里玩耍  
只是,那栋房子已经不在  
而我却一次又一次  
把自己“骗”到了这里

## ■ 散文

## 瞬间或是永恒

○ 赵玉英

每每打开相册,看到一张张染满烟火气的昔年旧照,人物和当时的情景就立刻呈现在眼前,庆幸那些铭记都在瞬间定格成永恒。照片在时光里还原生活的原貌,记忆着家族的延续。世人说,一个家族里,以自己为中心,世人只识三代,上识父母、祖辈,下识儿孙。自从生活中有了照相记录,往事在年月远去的距离瞬间缩短。

过去的年月里,照片成为世代变迁的佐证。打开一本相册,如打开了时光机,打开了灵魂深处的记忆闸门。照片是有思想感知的影子,藏匿着人生中的点点滴滴和酸甜苦辣。照片能把春夏秋冬定格在某个一瞬间,把冬日曼舞的白雪描绘成绝美的风景,让春花的烂漫永远封印在每个漂泊者的旅途中,将夏日的绿波变成风的影子,在秋日金灿灿的图景里储存在五谷和百果的香气。相同的四季轮回,不同的是时间改变了最初的模样。

村庄不变的是在每个人心中的位置,日益变迁的是村容村貌。一切都在无形地变化着,新屋旧了,屋里住的人老了,一屋子活蹦乱跳的孩子们长大了,像蒲公英的种子般飞向远方。旧屋变成旧物。时间溜走了,走出去的孩子们已是中年,再回来,屋子空了,旧屋变得低矮,与四周的房舍格格不入。只有大门上的锁头没变,每个孩子身上保存的钥匙依然能打开家门,院子里没有鸡鸭狗猫,连老鼠也不再光顾,只有屋里墙上那一排排相框整齐地挂着。相框里,昨日如故,时间是静止的存在,父母永远年轻,我们依偎在父母身边还没有长大。

五十年前的农村,留在记忆里是穷苦的日子,谁也不会想到今天的幸福和安逸。低矮的房屋前,土坯的院墙上,挂一张风景布,布上的风景曾给多少未曾走出村庄的年轻人无限向往。当时想照一张相片谈何容易,只能等春节或不忙的时候,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下乡才有机会拍照。没人会想到自己长大后,村庄的房子、树、道路

会变,记忆中的样子会越来越模糊。后来镇上有了照相馆,那也是青年人

的乐园,村里的老弱妇孺,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别提照相了。母亲卧房的北墙上挂了两个紫褐色刻花纹的相框,一个相框保存着姥姥的照片。半世的烟火熏染,相片底板上沾染了陈旧的烟黄色。姥姥出身书香家庭,骨子里透着端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洁白的内衬衫刚好露在藏青偏襟袄领上,两条袖口挽得整整齐齐,白衬衫的袖口压在青布衫上。从姥姥的坐姿能看到她的自律,也能感受到她一生的坚强和慈爱。另一个相框里面保存着父母不同年龄的留影。母亲做姑娘时的照片,是一张半身黑白照片,梳两条大辫子,一条搭在胸前,一条藏在背后,穿着格子上衣,围着条格式的围脖,满眼都是对生活的热爱。照片是母亲最年轻最美丽的时候,是她高校毕业后在市里上班时的留影。父亲也是半身照,穿着工作服很精神,正是而立之年,是单位的劳动模范,长得英俊,眼里充满自信。在父亲单人相片右侧,是劳模会上父亲与工友们的合影,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穿着同样的工作服,戴着同样的青年帽。看着这些和父亲同龄的叔叔伯伯们,我思绪如潮,想起埋口盐场刚建设时,靠铁锹挖沟、榔头拍埝子,蹬着卤水拉着铁犁犁盐茬,小车堆起来的盐码,用马车拉水做饭的艰苦岁月,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啊。

屋里的第三个相框里,有我和弟弟、母亲的照片,母亲端坐在木椅上,抱着弟弟,我站在一旁。母亲三十岁左右,长长的辫子已经剪成当时流行的短发,用发钗把两鬓发丝夹在后面,看起来有些老相。弟弟刚一岁多,戴着虎头帽,穿着棉大氅、虎头鞋,虎头虎脑的。我三岁,头上扎着两个朝天辫,穿着花棉袄棉裤,胖乎乎的像只小企鹅。现在算来,这张照片已经近五十年了,母亲离开我们十多

年了,照片被我保护得很好,这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我和姐姐、弟弟的合影最为珍贵。那时姐姐上初中,我上小学,弟弟还没有到上学年龄,记得是母亲带我们去镇上照相馆里照的相片。姐姐戴着红领巾,眼睛笑咪咪的像会说话;弟弟穿着小机军衫,圆圆的大眼睛里满是童真和欢乐;我总以为自己是捡来的,从小就不会讨父母喜欢,每张照片都不会笑,眼神流露出倔强,紧抿着双唇,一脸严肃。这张照片也是我们姐弟三人少年时唯一一张合影。如今我们姐弟三人都过了知命之年,每年相聚的日子也屈指可数。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想起母亲临终时,把我们三人的手拉在一起的情景,好像就在昨日发生的事,让人泪目痛心。因为相框里有姐姐和弟弟的周岁照,唯独没有我的,一直有遗憾。记得母亲说过,我小时长得如画上的娃娃,双眼皮大眼睛,白白胖胖,俊得见人见人夸,姐姐们都喜欢抱着我出去玩。周岁时县照相馆的人来村里给村民照相,排队的人挨着人,她抱着我等了半晌没排上。

最伤心的是,两位老人相继生病,都在医院度过很长时间,为父母在病床上用手机拍的照片一直保存在手机相册里。病来如山倒,一向坚强的母亲,一年内住了二十次医院,躺在病床上羸弱的身子如干枝。庆幸在母亲健康时,我带她旅游时留下过许多合影可以慰藉内心。父亲的照片很多是弟弟照完后发给我的。他用轮椅推着生病后的父亲游故宫、看天安门,还去了鸟巢、水立方。每到一个月,父亲都笑得合不拢嘴。唯有父亲卧床后,我给他拍的照片不敢回望,年轻时身材魁梧的父亲瘦得只剩骨头,看一次我便哭一场。

父母去世后,我们回老家的日子越来越少。寒衣节回去祭祖,我把所有照片都整理好,姊妹几个人的合影、与父母在一起的照片、父母各年

龄时期的照片,还有母亲与我的姨妈们的合影统统都拿到照相馆,让师傅翻拍成几份后,每人给送过去一套留作纪念。没有父母的家回去不是滋味,照片留在旧房子里只能落满灰尘,把照片放在身边,想家了就拿出来,一张张回忆,往事恍若就在眼前。

曾去北京游玩,买了一个“傻瓜”照相机,给我们留下很多照片,也给亲朋好友照了好多。给祖父拍的照片印象最深刻,那天是弟弟结婚前一天,时值腊月初,祖父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脸上焕发着老年人少有的红润,胡茬硬扎扎的,走路也很有力气。照片中祖父坐在长凳上,父亲站在旁边,祖父看着帮办喜事的人们笑得胡须都翘了起来,那时爷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抱上重孙。后来又买了数码相机,记忆着一些生活上有意义的过往。

智能手机的功能已经解决了生活中拍照、录像的需求,我依然热爱专业摄影师给我带来的美感。恰逢朋友介绍北京某摄影团队来无棣举办肖像照专场活动,是个难得的机会。或许拍写真照是每个女人心中的执念吧,虽然双鬓已生华发,内心还保留着年轻人小心思,怀揣爱美之心优雅老去,就算是为以后老年岁月留下一段回忆吧。喜欢拍照,不是对照片中的风景、容颜迷恋,而是在照片里有美好的回忆,过去曾有的经历不会被岁月遗忘。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旅程站点,都藏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有青涩的少年,不谙世事的孤僻;有女大十八变的“高光”时刻,普通却朝气蓬勃,朴素却不流于俗。

成年人的苦藏在心里,只有自己和和自己和解,才会适应生活中的平淡。当时间的磨轮一圈圈转动,白发一年年增加,皱纹爬满额头,肢体僵硬,语言迟钝时,再回顾今天的自己,不遗憾,我曾经在某个平常的岁月里留下过一个靓影,虽然来得迟些不再年轻,但我依然爱着自己。